

# 編後絮語

■ 韓思藝

本刊副總編輯

秋去冬來，又到了一年收藏安息時節，然而，世界熱點事件卻依舊不斷。如果沒有一個安身立命的共有精神家園，周遭發生的大事小事，人生的歡笑唏噓，都不免變成碎片，轉瞬即逝，隨風飄散，歸於虛無。

自1994年創刊以來，《文化中國》一直試圖站在東西方文化的交匯點上，理解我們所生活的變動不居的世界。說到東西方文化的交匯點，東方明珠的香港應該說是其中的表表者。然而，近年來香港所發生的一系列騷亂和暴力衝突，不免讓愛國愛港者痛心疾首、扼腕嘆息。分析箇中緣由，卻是見仁見智，眾說紛紜。本期政治文化欄目中的幾篇文章側重於從文化的角度談政治，彭文平從過去普遍存在的西方文明優越論的角度，分析了香港社會存在的「人心回歸」的問題。唐姍和賈海濤則從語言的角度分析了香港社會中粵語、英語、普通話之間的差序格局，以及其背後的政治意圖。梁燕城從殖民時代與後殖民時代來劃分回歸前與回歸後的香港，主張香港社會只有發展後殖民時代的新文化，才能真正走出過去，走向未來。

說到東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是不是二者之間一定存在著高低貴賤、先進落後等級差序，還是有其他的可能性？本期的專題對話圍繞中西方的管理學話題，針對雙方不同的政治制度展開了討論，徐樹荃和梁燕城沿著一國兩制的思路討論了一個世界多種制度並存的可能性。他們形成的一個共識是，在全球化的時代裡，不同的制度應該避免以整齊劃一的標準化來強求一致，要認識到大家共同構成了一個人類共同體，大家並不相同，需要各自向天道負責，講道修德，選賢任能，發揮各自的功能。

不同的政治文化與管理制度有其各自不同的文化基礎，而不同文化又建基於不同的經典之上。然而，當我們真正回到各自文化的經典中作追根溯源的考察時，才發現不同的經典對於人類存在的根本

性問題，卻有很多相似的洞見和可以相互啟發的智慧，這正是文明對話的堅實基礎。石衡潭圍繞《論語》中孔子對於「崇德修慝辨惑」的解釋，不僅引用許多的古代學者的注疏加以闡發，還引用了聖經中的相關經文作跨文化的解讀，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提高道德修養，踏實做事，不過多地考慮成敗得失；嚴格要求自己，不要過多地去指責別人；注意克服感情衝動的毛病，不要以自身和親人的安危作為代價，這種為人處世的準則正是東西方文明中共同推崇的價值追求和道德品格。王俊通過《道德經》前八章的解讀，將中西古今之爭放置在永恆時空的關係之下，通過對其進行了歷史、邏輯和信仰語境的考察，試圖運用道家古老的智慧來解決當下的文明衝突。由此啟發了我的聯想：當我們回到經典、仰望慈愛公義的終極實在時，許多現實的政治制度的差異，可能就因為人類共同的價值追求而變得可以相互理解、相互接納。這樣，不同地區之間的矛盾衝突，可能就會在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的修養中得到化解；不同種族和國家之間的恩怨情仇，可能就會因為顧及自身和親人的安危，而致力於克服內心暴力的衝動，轉而去追尋國家之間、社會之中、家庭之內、內心之處的和平康泰。

每次組稿編輯完成一期《文化中國》，我總是習慣於將這一期中的諸多文章聯繫起來，盡可能地將他們所包含的內在線索和時代精神揭示出來，以期呈現本刊所特有的學術品味和價值追求，來回應這個世界的呻吟與吶喊。當人們舉目四顧，仿佛處處都是無依之地；歧路徘徊，感嘆何處是心安故鄉之時，我看的是《文化中國》的作者和讀者們在面對百年大變局時，因為不忘初心，故能扎根於中西文化傳統之中，時時關切時事的變化與人間疾苦。這樣，雖然前路茫茫，仁者仍能隨處居易俟命，不斷自我更新，更新社會，更新文化。